

伊丽莎白·毕肖普《旅行的问题》中的伦理身份与家园共同体想象

Ethical Identity and Home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Elizabeth Bishop's *Questions of Travel*

王玉洁 (Wang Yujie)

内容摘要：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集《旅行的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位以“旅行写作”闻名于世的美国桂冠诗人在跨越地理、政治、种族、文化等多重边界时，厘清与摆脱伦理困境并对人类共同体中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究的努力。《旅行的问题》记录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毕肖普旅居巴西期间所面临的伦理身份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困境。作为本土文化的“局外人”，毕肖普观察与融入巴西各阶层与社群，察觉自身的伦理身份多次错位与转换。最终以《旅行的问题》独特的叙事角度与诗学进程，以对“家园共同体”的想象弥合多极矛盾，做出了终极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伊丽莎白·毕肖普；《旅行的问题》；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共同体想象

作者简介：王玉洁，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诗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毕肖普诗歌中的家园书写与共同体建构研究”【项目批号：20CWW01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Identity and Home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Elizabeth Bishop's *Questions of Travel*

Abstract: Renowned for her “travel writing”, Elizabeth Bishop's third poetry collection *Questions of Travel* focused on her efforts of clarifying and freeing herself from ethical dilemmas and exploring ethical issues within the human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crossing geographical, political, ra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Questions of Travel* documented the ethical identity dislocation faced by Bishop during her stay in Brazil in the 1950s to 1960s,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ethical dilemmas. Regarded as a complete “outsider” in her native culture, Bishop realized multiple instances of ethical identity dislocation and became embroiled in

postcolonialist ethical dilemmas. Ultimately, Bishop's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poetic process in *Questions of Travel*, advocating for prioritizing commitment to a shared home over other ideological barriers, led to an ultimate ethical choice.

Keywords: Elizabeth Bishop; *Questions of Travel*;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community imagination

Author: Wang Yujie is Lecturer at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lso Visiting Scholar at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Worl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Poetr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Email: 54.xiaoxiao@163.com).

旅行写作 (Travel Writing) 几乎贯穿整个人类文学的历史, 而随着东方学、地理文化学及人类学诗学等多学科理论的交织繁荣, 上世纪 80 年代起聚焦“旅行”主题的跨学科研究逐渐繁盛。彼时也恰值美国桂冠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 (Elizabeth Bishop) 研究的起点, 随后二十年席卷西方诗歌研究界的“毕肖普现象” (“the Elizabeth Bishop Phenomenon”) 却仍处于蛰伏期, 这股“旅行”研究的热潮无形中激发了毕肖普研究深度与广度。¹ 当代旅行人类学代表人物卡洛·威廉斯 (Carol T. Williams) 直言: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 一个奥德赛” (xii)。这一论断也恰恰契合毕肖普一生的创作与生活, 其最重要的诗歌与散文文本几乎都生成于“向家性” (Vendler 27) 的旅行之中, 尤其是其完成于巴西旅居期间的第三部诗集《旅行的问题》 (*Questions of Travel*, 1965) 更是于 2009 年作为“美国旅行写作”的典范被收录进《美国旅行写作剑桥导论》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²。

与前两部诗集《北与南》 (*North & South*, 1946)、《一个寒冷的春天》 (*A Cold Spring*, 1955) 的北美与欧洲漫游不同, 在《旅行的问题》中毕肖普集中刻写与探讨的是其旅居数年的第三世界国家巴西的种种社会现象与复杂群体。聂珍钊指出后殖民伦理批评研究前景的洞见: 当代出现了一批在帝国中心“逆写帝国”的后殖民作家, 他们笔下“帝国”的内涵已悄然变化, 从对殖民主义地缘政治的指涉转变为对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残留影响的考察。³ 从 1951 年抵达巴西港口圣托斯到 1969 年返回波士顿的近二十年创作中期里, 面对这个处于后殖民历史时期的典型第三世界国家, 毕肖普的文化站

1 参见王玉洁: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歌经典的生成与建构”, 《中文学术前沿》4 (2019): 121-126。

2 参见 Alfred Bendixen and Judith Hamer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0.

3 参见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第 137 页。

位是完全有别于其早期的旅行写作的。《旅行的问题》中的“巴西组诗”深刻探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不对等而造成两种文化中民众之间的认知偏差，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化领域，展示了“文化傲慢（cultural arrogance）导致的伦理后果”（Fortuny 28）。在此过程中，诗人映照出自身伦理身份的错位与转变，也面临强势文化代言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尴尬而微妙的伦理困境，但最终在伦理身份的彼此耦合与对于“家园共同体”一致的想象中，完成了以诗歌表达道德观念的伦理选择。

一、跨越边界：伦理身份的移形与换位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正是在不断跨越文化、政治、种族、宗教的地理边界的过程中，毕肖普对世界产生一种流动性的认知，以此反观自身，重新界定自我的伦理身份。在旅行起点的美国本土文化中，毕肖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局外人”（Rich, “The Eye of the Outsider: The Poetry of Elizabeth Bishop” 22）：家庭生活中的孤儿、异性恋主流中的同性恋、上层社会中的无产者，即便在1949-1950年担任了一个看似相当显赫的美国国家图书馆诗歌顾问（即后来的“桂冠诗人”头衔）也从未进入主流文学圈。

“重置自我身份”一直是毕肖普诗歌的重要主题，甚至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出发点。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认为要真正理解毕肖普的旅行诗歌，就必须注意到她在诗中一以贯之的“自我定位的挣扎（struggles for self-definition）”（*Blood, Bread, and Poetry* 125）。在晚年的访谈中，毕肖普回顾自己一生都在寻找定位，皆源于童年失怙的不安定感：“我始终有一种做客的感觉，并且我想我会一直是这种感觉”（Bishop, *Conversations with Elizabeth Bishop* 126）。然而，一场果仁过敏的意外使得诗人原定两周的南美旅行计划变成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Bishop, *Words in Air* 219）的旅居二十年。在与巴西贵族建筑家洛塔·德·索雷斯的交往中，洛塔为毕肖普设计并修建了彼得罗波利斯山上与弗拉明戈海滩边的两套住宅，使得毕肖普于1953年在信中向友人感叹“这个地方真美妙（……）我只是希望你不必到了42岁才觉得如此回到了家”（Bishop, *One Art* 359）。因此，自1951年定居巴西开始，她开始在诗中以“家”的精神条件为建材重新构筑家园性的历程。

在诗集同名诗歌《旅行的问题》中，毕肖普这样阐述其眼中旅行与自我定位的特殊关系：“是缺乏想象让我们来到/想象的地方，而不只是呆在家里？（……）大陆，城市，国度，社会：/选择从不宽广也不自由。/我们是否该安卧在家里，无论它在何方？”（Bishop, *Poems, Prose, and Letters* 76）。显然，毕肖普将旅行与“怀乡”（nostalgia）做了内涵上的直接关联。身在异乡，不断

怀乡的毕肖普，她对家园的定义也在旅行的经历中改变与重写。

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在《诗歌与位移》（*Poetry and Displacement*, 2007）中透视了旅行对于激发现代诗人创作的本质性功能：“地点的改变也改变了身份，构成了后现代社会身份认知问题”（14）。正是毕肖普在观察巴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写了一系列著名的“童年回忆诗”。在这种过去与当下、别处与此在的映照中，毕肖普不仅如里奇所观察到的那样明晰地回顾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同时在截然不同的文化“接触地带”中完成了伦理身份的移形与换位。特别是对于童年失怙失家的“自我”的重新发现，毕肖普能够既作为外来文化的观察者凝视同样失去家园或经历亲缘灾难的巴西贫民，同时也能对位回忆中的原初伦理身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规避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的旅行书写展现出傲慢的根本原因“二元思维”：“有关异域旅行书写的作品总是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这种关系限制了评价的多元性”（274）。

玛丽特·麦克阿瑟（Marit J. MacArthur）在比较美国“中间代”（the Middle Generation）诗人的全球书写后指出，毕肖普的旅行行为“即便是在她那一代旅行足迹遍布广阔美国诗人与特权阶层中，其漫游依然是非常特殊的”（4）。这实际上暗示毕肖普的文学性旅行既是过程亦是结果本身，特别是旅居巴西期间，由于伴侣洛塔的家族与政坛深入而复杂的关系、二人共同与里约上流文化圈的密切交往，以及家庭中常年雇佣的多位本土佣人，均促成了诗人在当地社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维度的深入理解与充分共情。这也是伊丽莎白·鲍尔（Elizabeth Bohls）在《女性旅行作家与 1716-1808 的美学语言》（*Women Travel Writers and the Language of Aesthetics 1716-1808*, 1995）中将男女的旅行书写区分开来的依据：传统的白人男性的旅行写作倾向于将异域风景当做一个博物馆展品或者艺术装置，为了无私的美学冥想而故意使之与日常生活分开；白人女性却可以深入日常生活而恢复异域风景的主体性。¹ 在整部诗集的第一首《抵达桑托斯》（“Arrival at Santos”）² 中，诗人耐心而细致地描写了一群白人旅客过巴西海关的情景：“海关官员们会说英语吧，我们希望能，/ 且给我们留下波旁酒和雪茄”（71）。全诗最后，随着邮轮再次启程，诗人说道：“我们正驶向内陆（We are driving to the interior）”（72）。旅行由巴西海港逆流而上驶向河谷腹地，也暗示了接下来这部诗集回溯时间并转换伦理身份，罕见地向外在世界揭示诗人神秘而复杂的内在图景。

1 参见 Elizabeth Bohls, *Women Travel Writers and the Language of Aesthetics 1716-18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2 本文对毕肖普诗歌英文原文的直接引用来自 Elizabeth Bishop, *Poems, Prose, and Letters*, edited by Robert Giroux and Lloyd Schwartz,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8. 中文均为笔者拙译，后续不再逐次说明。

二、更迭语境：“逆写帝国”的后殖民伦理困境

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视阈中，“旅行”本身被看作镶嵌在权利和利益上的历史材料，或者是考察欧洲殖民者“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之间的“接触地带”。¹作为始终处于“接触地带”的旅行者，毕肖普的文化站位与伦理身份实际是不断遭受挑战的。因为在周游世界过程中，毕肖普不仅饱览异域风物，更切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特别是殖民者毫无道德地入侵当地土著居民的生存家园。以至于在从里约写给朋友的信中，回顾战后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华盛顿，她怀疑道：“我不断地感到恐惧，对于我们所抵达的文明程度。我们相当错误地庆祝人类自身一路以来所抵达之处，然而我们并没有抵达”（Bishop, *One Art* 1359）。

里奇意识到：“她的诗中考察不平等人群之间的关系，如贫与富、租户与地主、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当地人与殖民者”（*Blood, Bread, and Poetry* 130-131）。毕肖普对于殖民活动的考察很大程度上是从女性角度展开的，早在1941年9月，远在毕肖普首次踏上南美土地十年之前，她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了名为《库奇》（“Cootchie”）的诗。诗中描写了黑人保姆库奇与白人聋哑女孩卢拉之间融洽的共生关系，专注研究诗歌中政治色彩的学者玛格丽特·迪基（Margaret Dickie）发展了里奇的结论，她认为毕肖普“关于小姐与仆人、地主与租户、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诗实际上是关于跨越种族和阶级界限而产生亲密关系的诗”（45）。但迪基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在这个白人中产家庭中，即便库奇“全部生命花在照顾卢拉小姐上”（35），并在感情上几乎取代了卢拉母亲的位置，但“在厨房水槽前吃她的饭”而“卢拉在餐桌上吃她的”（35）。“情感劳动”并未为库奇在这个白人世界换来足以超越种族界限的待遇，毕肖普在诗中犀利地表明，黑人保姆这辈子唯一“从黑变白”的场合是在她自己的葬礼上，“躺在泥灰里，在珊瑚礁的掩盖下”（35）。

在《旅行的问题》创作过程中，毕肖普回顾了长期与大量底层有色人群接触的经验，塑造了一系列后殖民历史时期的巴西底层民众：他们中有热情却不靠谱的偷懒园丁（《曼努埃尔齐尼奥》“Manuelzinho”）、梦想成为通灵师的原住民（《河人》“The Riverman”），还有本质纯良却死于围捕的亡命之徒（《巴比伦的贼》“The Burglar of Babylon”）。在亡命之徒最后目睹的社会众生相中，毕肖普对于巴西军政府对上（外部西方势力）疲软阿谀、对下（内部本国贫民）蛮横欺压的强烈谴责。这首诗得到了南美学者的高度赞扬，认为它“将现代监视和暴力技术与里约贫民窟的民间传统和贫困群众并置，表现了毕肖普的巴西诗歌坚持种族、阶级、性别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条

1 参见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4-7.

件和社会嵌入性”（Erkkila 301）。但诗人自己在创作这首诗的过程中，却隐约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有了担忧：虽然主观上深刻地与贫民窟人民共情，但客观上她的美国人身份及贵族社交圈是否让她站在了自我感情的对立面？诗中她直言批判高级公寓中拿望远镜看好戏的富人们，可是在给姨妈的信中，她承认：“我就是诗中那个‘拿着双筒望远镜的富人’”（qtd. in Goldensohn 6）。

这种因跨越国境与阶层而带来身份转变的伦理困境，甚至会成为毕肖普书写异域与表达情感的道德枷锁。一些西方学者对毕肖普的有色人种书写是持否定态度的，如热内·加里（Renée Curry）在《白人妇女书写白人》（*White Women Writing White*, 2000）中就毫不客气地评价道：“她从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视角观察着其他种族，往往无意识中便流露了她身为白人的种族特权”（96）。一方面，毕肖普自身是美国本土文化的“局外人”，一个童年失家的“寻家者”，自然地她与饱受后殖民时期经济剥削、流离失所的巴西贫民产生了情感联结，甚至在某些诗篇中诗人毫不犹豫地以“你”（you）向“我们”（us）的人称转变直接加入贫民队伍（《加油站》）；但另一方面，由于毕肖普本人依然来自于强势文化，且伴侣洛塔·德·索雷斯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置于当时整个巴西上流社会的顶层，甚至足以干预总统人选与发动政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1998）中就探讨了被殖民地的本民族精英阶层对于后殖民主义时期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大主导力量，他们“为政治共同体的同意提供了心理聚焦点”（322）。这样的身份背景天然地又将毕肖普与贫民窟中的群众分离开来，使得诗人的任何共情话语都带有“屈尊俯就”（Vendler 26）的傲慢。

事实上，毕肖普本人在创作中期就已经将殖民与反殖民议题置于诗歌讨论的核心位置。早在1965年诗集《旅行的问题》首版封面就选取了《新世界》（*Nuevo Mundo*）中截取自16世纪德国绘图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宇宙记录》（*The Cosmographia*）中的南美洲绘画。16世纪是世界航海史发轫与兴起的百年，1502年1月葡萄牙三桅帆船初次抵达瓜纳巴拉湾，葡萄牙人误将此认作大河之口，因此将该地取名为“正月之河”（Rio de Janeiro），而这片土地的官方葡萄牙语名称是“圣十字之地”（Terra da Santa Cruz），带有传教目的实则行殖民之实的“里约热内卢”之名由此沿用至今。在《巴西，1502年1月1日》（“Brazil, January 1, 1502”，1965）中，殖民者登陆巴西的日期被直接写在诗的标题里，而殖民者自身的面貌也被毕肖普讽刺性地描绘成“穿铠甲的基督徒”，一手圣经一手武器的虚伪形象袒露无疑：“基督徒们也是如此，硬得像钉子，/小得像钉子，闪着光，/在吱嘎响的铠甲里，来发现一切”（92）。

毕肖普将铠甲的闪光与钉子的闪光联系起来，讽刺了宗教铠甲带来的武装力量，不仅表现出二者相同的冰冷无情与坚硬锋利，也表现出二者的渺

小鄙琐与微不足道。随后诗人指出这些基督徒传教的宗教目标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为了掠夺财富、完成对“他者”的幻想：“一个他们离家时就过时的 / 追逐财富和奢侈的旧梦—— / 财富，加上一份全新的愉悦”（93）。

在分析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性构成时，江宁康指出了这个移民国家实质上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核心认同：“将非白人文化与美国信念对立起来，特别是与新教伦理对立起来，从而在主流美国文化面前树立了一个自己的‘他者’，一个缺乏现代文明特征的种族形象，于是间接地肯定了白人文化的优越性与主体地位”（86）。从这个层面来看，殖民者也受困于殖民体制，也难逃“被殖民”的命运，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殖民社会中“一种无情的相互性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捆绑——后者既是前者的产物，也是他自身的宿命”（24）。不仅殖民者受困于历史的藩篱，即便是来自于强势文化的旅行者，其记录的风景被疑为对景观的凝视，而其共情则被疑为掺杂了“文化傲慢”。甚至是毕肖普的诗坛好友、各方面处境都相当接近的阿德里安·里奇都承认：“每个白人头脑中都有种族主义偏见，作家拥有为其他被剥夺话语者代言的力量、权利和义务，作家有时有责任沉默，或至少为那些能以更直接权威发声的人留出空间——这一系列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与毕肖普大部分作品相关的问题”（*Blood, Bread, and Poetry* 131）。

三、抵达共识：文学的伦理选择与“家园共同体”想象

“从伦理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能阐明文学的本质”（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因此，即便被西方学者们质疑诗作带有“文化傲慢”，毕肖普的旅行书写也应当被放置于当时的实际语境中去分析，“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13）。在旅居巴西的近二十年内，毕肖普由一开始的兴奋悸动逐渐沉静下来，观察巴西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所展示出殖民活动时期外来侵略者所留下的文化烙印。

毕肖普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与对去殖民化的巴西未来社会的憧憬，都蕴含在其对于里约与欧鲁普雷图贫民窟群众构建物质与精神家园的诗性摹写中。在巴西，特别是里约的贫民窟中，诗人目睹了殖民历史对于当下的妇女与儿童的现实创伤。比如 1956 年首先以葡萄牙语发表的《擅居者的孩子》（“Squatter’s Children”），在诗集中它被放在放在《旅行的问题》一诗后，但与《旅行的问题》相比，它以悲伤而反风景化的现实，呈现了一个美国旅行者可能沉思的巴西现实问题：贫民无力购买房屋而租赁摇摇欲坠的房子。

整首诗描述了普通贫民的家园的不安全性，诗行从对于孩子和房子的描写开始：“在山岗屏息的岭侧 / 他们玩耍着，斑点一样的女孩和男孩， / 孤孤

单单，靠近斑点一样的房子”（96）。这里“斑点一样”（specklike）立即提醒我们同一部诗集中《巴比伦的贼》里描写：

在里约一座绿得正好的山上
一个叫人害怕的斑点在生长：
来到里约的穷人
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90）

两首诗都聚焦了里约不断扩大的贫民窟，明明是巴西本土民众，却只能不断地搬到山上居住，而海滩边的高级公寓里则住满了外来的白人，他们自己的家园仿佛这个民族沉默的、在生长的“斑点”。随后，“一场风暴在房子后堆叠”，即将落到他们“小小的，会溶化的不被承认的方舟”上。这里毕肖普再次运用了一个圣经典故，诺亚方舟承载着世间所有被拯救而得以保留的物种，可是这对巴西儿童所居住的方舟，相比于传说中宏大的、在大洪水中坚持七天七夜的神圣方舟，确是那么微不足道、脆弱以及非法。孩子们无辜又轻信，这正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在诗行间若隐若现、最后爆发的暴风雨的伤害。诗节的递归循环的韵律（abcbddff）更加重了这种宿命感与风暴逐渐沉重的感觉。全诗最后，诗人再也按捺不住对于孩子们处境的担忧与同情，直接从叙事者转为对话者，向他们建议：

孩子们，那风暴的入口
已滑到了你们泥泞的鞋下；
潮湿且陶醉，你们站在
豪宅中。你们可以选
出一幢比你们家大的房子，
它的合法性持久。
它湿透的文件把你的
权利保留在落雨的房里。（77）

诗的最后，无家可归的孩子身后，世界扩展为一个巨大的家宅。欢乐和苦痛的斗争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事实上，这首诗“直接处理童年的迁移（childhood displacement）问题”（McCabe 183），将诗人本人童年的迁徙问题与她目睹的殖民地贫民的迁移问题合二为一，对于儿童失去家园这一主题进行充分移情。诗中母亲“原罪般”的叫孩子们回家的声音，就是要打破小乐园中无忧无虑的欢乐。这也就将生命欢乐置于了永恒的磨难之上，引导读者深刻反思存在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民族本体性危机。

“种族主义深植于人们的行为、社会机构以及殖民主义者的生产和交

换的方式中”（Sartre 20），由于殖民社会“缺乏重塑社会结构的内在驱动力”（143），去殖民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不仅要求被殖民地区脱离曾经的殖民者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控制，更进一步要求生发出对本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与肯定。在长诗《河人》中，叙事从一位居住在亚马逊河沿岸、想成为巫师的男人视角出发，密切地观察了亚马逊河流域居民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群居状态，记录了大量亚马逊河的自然事物与风俗习惯。毕肖普创作这首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查尔斯·韦格利（Charles Wagley）的《巴西城镇》（*Amazon Town: A Study of Man in the Tropics*, 1953），后者一改以往西方知识精英对巴西居高临下的帝国主义傲慢视角，亲切地反映了这片南美土地原本的样貌。这首描写与自然“通灵”信仰的诗，和毕肖普其他描写“桑巴”游行与狂欢节（《粉红狗》“Pink Dog”）的诗一道，充分展现了诗人对于巴西民族本土文化的赞许与延续其主体性的愿望。然而，文化的渗透没有停止，大卫·赫斯（David Hess）在《巴西之谜》（*The Brazilian Puzzle*, 1995）震惊地观察到，即便是在今日巴西：“电台令人震惊地播放着美国和英国的摇滚，以牺牲他们自己那么美妙的音乐为代价。城市与中产阶级巴西人趋于崇拜任何来自‘异域’的事物，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294）。

在另一首长诗《曼努埃尔齐尼奥》中，毕肖普描述了一位天性乐观不羁、可是工作怠惰又毫无章法的园丁曼努埃尔齐尼奥，在轻松俏皮地陈述他各种引人好气又发笑的行为后，诗的末尾毕肖普陡然转换音调，严肃而深情地承诺：

你这无助的愚蠢的男人，
我尽我所能地爱你，
我想。或我有吗？
我摘下我的帽子，无修饰的
且象征性的，递给你。
再一次我承诺去尝试。（81）

显然，这个男人象征了在后殖民主义困境中挣扎的巴西，尽管存在各种理念上的冲突，诗人依然一遍遍地承诺自己“爱的尝试”。正如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言，毕肖普区分家园与非家的界限，并非任何政治、经济、种族、国别等概念，而在于“爱”（love）的赋予：“只要爱是缺失的，对于自然的家园化就不会完美”（27）。唯有完成家园化的改造（物质条件）与具备家园性的维系（精神条件）后，“家”理念才算得到实现。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14)。毕肖普的旅行写作是她对于外在世界的凝视记录，更是其对于内在世界的重新梳排与解释，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归家”的精神旅程。在捕捉了不同的地理维度中风景的碎片，丰富其诗歌观照视野的同时，毕肖普也将其对于“家园”的思考扩展到更加广阔高远的空间。正是在对巴西民众普遍的共情与对家园共同体的一致想象中，毕肖普在诗歌中完善了文学的伦理选择。不仅避免了在唯我论诗学中的自怜，也将殖民、战争、贫穷等社会历史线索纳入到其家园主题的诗学建构中。

Works Cited

-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translated by Hu Zongz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Bendixen, Alfred and Judith Hamer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 Bishop, Elizabeth. *Conversations with Elizabeth Bishop*.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6.
- . *Poems, Prose, and Letters*, edited by Robert Giroux and Lloyd Schwartz.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8.
- . *One Art: Letters*, edited by Robert Giroux.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 . *Words in Air: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lizabeth Bishop and Robert Lowell*, edited by Thomas Travisano and Saskia Hamilt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Bohls, Elizabeth. *Women Travel Writers and the Language of Aesthetics 1716-1808*.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 Curry, Renée R. *White Women Writing White: H.D., Elizabeth Bishop, Sylvia Plath, and Whitenes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 Dickie, Margaret. "Race and Class in Elizabeth Bishop's Poetry."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24 (1994): 44-58.
- Erkkila, Betsy. "Elizabeth Bishop, Modernism, and the Left."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 (1996): 284-310.
- Fortuny, Kim. *Elizabeth Bishop: The Art of Travel*. Boulder: UP of Colorado, 2003.
- Hess, David. "Afterword." *The Brazilian Puzzle*, edited by Hess and Roberto da Matt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5. 294.
- Janows, Jill.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Linda Nemer, Elizabeth Bishop Papers." *Divisions of the Heart: Elizabeth Bishop and the Art of Memory and Place*, edited by Sandra Barry et al. Wolfville: Gaspereau Press, 2001. 111.
- 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Jiang Ningkang.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anjing: Nanjing UP, 2008.]
- MacArthur, Marit J. *The House Abandoned: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n the Poetry of Frost, Bishop, and Ashb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McCabe, Susan. *Elizabeth Bishop: Her Poetics of Loss*. P. A. :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94.
- Millier, Brett C. *Elizabeth Bishop: Life and the Memory of It*. Berkeley: UP of California, 1993.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8-17。
-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6): 8-17.]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 Rich, Adrienne. "The Eye of the Outsider: The Poetry of Elizabeth Bishop." *Boston Review* 6 (1984): 15-22.
- . *Blood, Bread, and Poetry*, edited by Robert Giroux.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7.
- Sartre, Jean-Paul.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Lawrence Hoey.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reefeld.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3.
- Smith, Stan. *Poetry and Displacement*. Liverpool: Liverpool UP, 2007.
- Sontag, Susan. *Where the Stress Fal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 Vendler, Helen. "Domestication, Domesticity and the Otherworldl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 (1977): 23-28.
- Wagley, Charles. *Amazon Town: A Study of Man in the Trop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 王玉洁:“伊丽莎白·毕肖普诗歌经典的生成与建构”,《中文学术前沿》4(2019):121-126。
- [Wang Yujie. "On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lizabeth Bishop's Poetry Classics."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2019): 121-126.]
- Williams, Carol T. *Travel Culture: Essays on What Makes Us Go*. Westport: Praeger, 1998.